

宋  
文

鑑



宋文鑑卷第九十七

心術

任相

辨姦

備亂

唐論

晉武

心術

蘇

蘇

蘇

鄭

魯

錢

蘇

洵

洵

洵

解

鞏

細

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粟應與於  
士而目不轉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  
義雖利不可動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  
乎是也夫惟義可以懲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將不同為將者繁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有節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兒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繩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路側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同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有節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下與有

病親問不辛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矣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焉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知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之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待

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實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走於上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不為過也尊貴貴之道不若是也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某罪而加以某刑及其免刑也曰有某罪而刑不加而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乎大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他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四匹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吏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也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

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不自勉以服其上重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甚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其禍者也

辨姦

蘇

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為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礪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警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談天下之義者生者必此人也邪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

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志  
容貌語言固足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  
沉使曹無惠帝雖行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  
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  
以駭世其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此言之二公之  
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  
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  
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  
是王衍盧杞合為一人也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  
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正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  
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學詩書此豈情也哉凡事之不  
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陰謀堅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  
之名而濟其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

而用之其為天下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也孫  
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語言  
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  
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備亂

鄭 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  
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割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  
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割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  
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  
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  
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  
侯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  
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國及光武之再開

關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專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廢而為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閹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龍衣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為帝暮為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瀾漫橫流以至於唐太宗乃頗究曠覽皆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世用之者不為不至空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士金嘗取天下之公制而

已之私也自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法也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 孫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焉呼不得聖之計公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唐論

曾

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生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計公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兩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一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盛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多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





不過雖太宗之為君，即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晉武

錢

總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矣。夫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為儉也，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處世者當思漢之入也，何如不封禪而封禪，所以為

為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為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則雖永安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哀宗昏弱之患，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為此對，專為逢迎牽合之語，可為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此之相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宋文鑑卷第九十六

論

留侯論

孔子從先進

續歐陽子朋黨論

志林三首

顏子所好何學論

蕭瑀論

留侯論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程頤

張唐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程頤

張唐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圜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

而愚以為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  
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心而世不察以為心  
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  
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  
雖有賁育无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試  
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子房  
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  
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呂太公之謀  
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  
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  
而子房可受也  
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共其能下人

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  
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  
剛也夫名心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  
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  
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  
役油然而不怵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為而項籍  
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  
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  
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  
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  
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  
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後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名也如此商鞅之

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其矣鞅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二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顛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

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而責成焉其曰如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

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

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若天危於國之有黨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疎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為最難存其一則後之者眾盡其類則患之致然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竭地世王為之屏息譬斷蛇

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矣矣齊田氏魚目混珠是已  
齊魯之執事矣天匪田李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  
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  
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  
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  
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  
有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  
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  
子將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  
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  
以為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高才出奔樂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削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  
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

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一勇且安有曲沃  
之變哉愚以謂治道之要其耳苟執其首惡而貸其餘  
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  
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而  
人焉深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飽返農夫而  
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甘食善除小  
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當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  
不反為所誘者豈參之治齊曰慎元擾獄而獄而獲人  
之所容也此亦愚於善治矣每固不可長而亦不  
可不容也蓋君子豈以安之道哉乎李之黨  
編天下而平之也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  
此真所以為連而仇人之禍也茲臣復織忠義益  
棄以力取之勝者果不可取也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

為君子小人之戒

志林

蘇軾

商鞅用於秦憲之法定人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  
 勇於公戰怯於私闘秦人富強  
 天子致詐於孝公諸臣  
 卑智蘇子曰此皆戰國之誇士  
 邪說詭論而司馬遷  
 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常以為遷  
 有大罪一其先黃石後  
 六經退處士進處雄蓋其小  
 者耳所謂大罪一則論  
 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  
 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  
 而世王獨甘心焉皆  
 其名而陰用其實其甚者則  
 名實皆宗之庶幾其功也司  
 馬遷之罪也秦問天下  
 之強國而孝公必有  
 名也政游之所敗也  
 官制之秦之  
 者孝公務本力

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

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孰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

之才穿窬前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

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

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澤則秋

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也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

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若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河口

舌書之則汗簡廣一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

亡軀者相踵也而世王獨甘心焉何哉樂其主之便已

也夫堯舜禹世三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言之藥石也

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三之繩約也今使世王日臨父

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

術者必先鄙堯舜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

適已而已此世王之所以人人以心而不悟也世有食  
鍾乳烏豕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  
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  
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  
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言  
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  
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相皆爭食士自謀夫說客  
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七首鼎雞鳴狗盜之  
徒莫不宿禮靡衣王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三勾  
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口不食言皆  
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女兩家於薛齊後  
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

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者皆廢養比皆天下豪傑  
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者如此度其餘當  
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  
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  
猶鳥獸之有鸞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  
其處則有之矣錘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  
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  
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  
類不能惡衣食以養於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  
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  
矣四者雖異而王因依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  
學戰國至秦漢皆出於客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  
至今皆出於舉不盡然取其多者



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秦皇二世然當是時百  
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不能為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  
也。其大耕以奉上，皆推言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  
之先，此其所以少變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  
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  
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  
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  
於四公子，已不幸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  
馘，以若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嗚呼！也。秦之亂  
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  
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  
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言也。其後  
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

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  
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宮室，世主不問也。豈  
錄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乎？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  
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  
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  
殺扶蘇、蒙恬、蒙毅，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  
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幃幄，為謀臣，  
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存

人也而遺蒙殺故高斯得成其謀始自皇之遺殺毅見始  
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  
國其既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  
亂恃五刑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天闕  
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  
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  
二於千萬以傲心亡之既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  
漢相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益人主亦湛於  
趙高恭顯之亂彼曰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惠腐之餘  
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衣而出之  
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有或曰李斯亡也始皇定  
天下不可謂不智也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必矣陳勝  
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立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之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  
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  
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  
顧脅息以俛死爲幸何服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  
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執堯舜而駕湯武矣及真出亡  
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  
矣荆軻之變也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  
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  
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之執焉得而不可回也豈  
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  
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徒無所投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致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

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衣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知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同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桑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安也矣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一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及此也吾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果於殺者

顏子所好何學又

程

頤

主人之明以兵徒三不獨補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

太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何以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諸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一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也蓋矣是故魯哀公曰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一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止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在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手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心也夫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

中之謂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也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也而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蕭瑀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蓋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爾且怏怏自是罷為太子少傅此是抗罔瑀而使優閑爾且

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盡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已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卑論，忽有不容其瑀之言無害為賢就太平之功，則不其是而不用其言，無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也。尚不取

於衆言，廷可如輩言，皆出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宋文鑑卷第九十八

宋文鑑卷第九十九  
論

三國論

晉論

北狄論

三宗論

漢武帝論

漢昭帝論

漢光武論上

漢光武論下

爭論

原諫

通論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潘

潘

潘

潘

轍

轍

轍

轍

轍

轍

轍

轍

輿

輿

輿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多自勝皆聞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知者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

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銳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以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十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

猖狂之勢此三事者有國之君其才比自無有能行之者  
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  
為推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  
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  
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  
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  
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  
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  
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  
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晉論

蘇

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法仗之安居而能勤逸  
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

以自致其力平居曰為也強而去其隋傲厲精而日堅  
勞苦而日強而冕佩上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  
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  
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  
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  
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  
之患匹夫之所輕而上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  
耶彼以死傷鬪戰之患邀我而不能應則無恠乎天  
下之志於亂也故天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  
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  
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比皆有好善之  
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  
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



乘之是以顛沛墮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  
數祖約此其姦詐誑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  
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唵而雪霜飢饉之所勞  
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  
之倫談笑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  
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  
而求其成功此固姦詐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  
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力之意而  
不投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  
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苦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  
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糲使匹夫  
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  
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贖而為秦之強食甚美而無以

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其美者  
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北狄論

蘇

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  
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  
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  
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  
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  
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犢裘之民亦以此恐惕  
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  
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  
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  
童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

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旬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懼而已令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夫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隨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蓄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以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師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

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坑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餘燼北推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觀其上之所爲曰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約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莫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求以爲民望而生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夫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黃帝堯舜壽出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二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二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享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

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於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王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漢武帝論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

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闕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  
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  
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時患力不能救德不能  
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  
所懇帝詔蚡議而使助待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  
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  
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  
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耳豈因恢言匈奴初親  
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  
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買馬邑  
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  
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  
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

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起並起外則黔首耗散  
內則骨肉相殘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  
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存市二  
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  
赦故耶

漢昭帝論

蘇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  
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  
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  
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  
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  
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  
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

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  
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  
出於天然人事嘗參焉故五只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  
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豈豈早公有蠱疾醫和視  
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及臣將死天命不  
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留禍興而無改  
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  
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也  
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  
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恠者今昭帝所  
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  
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  
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云而

貴夏侯勝感前職之重而賢德之隆然後亦不任也使  
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善  
之者眾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  
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  
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力而不  
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夫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  
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後之以宮室器  
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  
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  
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  
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  
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

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上

蘇轍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  
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  
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  
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  
東服項羽嘗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  
今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  
繼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  
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  
盜等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  
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勝者及既復大位繼王莽并篡奪  
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胥文書口

詎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救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  
非議者弃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  
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  
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申雖號  
稱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論下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  
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蘇祿立文帝若反  
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  
嘉猶召辱御史通議斬臬錯而文景不以爲悟則高帝之  
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  
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  
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

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  
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揚惇蓋寬饒害趙廣漢  
韓延壽惲欽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  
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  
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  
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  
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  
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交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  
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  
表安任瑰皆以三宗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  
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  
以衰及其誅閭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  
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

天下不能容復  
甚至口外兵以除之外兵無入而東漢之祿盡矣蓋光  
武不任大臣之弊  
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  
少歷觀古今大臣  
畏忌大臣而使他人  
威官官更相屠滅至  
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論

論

論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事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  
貴呼吸而霜露變指指而榮辱移朝不爭則暮有被其  
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亡其天下又曰商有三仁為比  
干諫而死其亡日遠矣或曰無諫與諷與諷之疾耳有

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  
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徇也諫者依違  
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諫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  
直指其事爭者嬰其鱗矣此攻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  
也若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  
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王昌  
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  
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

原諫

潘

興嗣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終行震懼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於臯陶謨則曰能言而惠何憂乎驩兜何  
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顏淵問焉曰孔子曰遠佞人舜固

聰明睿智君臣之間吁謨戒飭憂此而已顏淵亞聖亦  
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  
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于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  
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誅一小臣則  
大臣及之未嘗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窒其  
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予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  
近習不可不慮也

通論

潘

興嗣

昔者并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  
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  
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  
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前萬人留田果無一矢  
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



下而愛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  
勢孰莫微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  
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為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  
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  
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眾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  
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  
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眾宿於燕  
秦齊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穀巨軸逆險訐波而上不  
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  
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  
益之豈推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  
十萬之眾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無還者此養之無  
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

悍而田非盡闢也一日素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為  
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為之  
制亦胡為而不可耶不及十年粟必盈於塞下而黠墨  
之徒可坐而鑠也鼂屠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  
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田府兵之制行而  
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為也邊粟已  
實屯兵已強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愛其贖羌人  
不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今也悍勇昔之不  
足今也有餘不幸而有警內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  
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秦龍言此所謂廟勝也荆楚蜀越四  
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  
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宋文鑑卷第一百  
論

清論

石慶論

漢文帝

詩言

教言

李郭論

邢吉

秦論

西晉論

隋論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使治可以苟天下

李

秦

曾

張

張

張

何

何

李

清臣

劉

華

未

未

未

去非

去非

清臣

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  
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  
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紂三代之長各數  
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乎自光武  
至於獻帝自高祖大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  
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  
文帝之有天下千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纒三  
世二千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終不同也  
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  
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  
之效耶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  
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食  
而食至于其後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

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  
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  
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  
辯數動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甲甲為任智數數文法  
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  
學為累而房喬向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  
道而常為百出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  
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  
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  
寢刑措暴戾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體其勢  
播大固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  
可以亟壞也未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  
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

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切  
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罅則怨心紛然  
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蔽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  
羊而游三葉如振敵器且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  
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  
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  
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石慶論

秦 觀

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  
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  
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  
公孫洪牧立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  
取漢相下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立鄙人

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  
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  
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  
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偏偏亦生僭  
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  
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人主  
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  
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  
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  
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  
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  
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偏陰之  
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

終者推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開  
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  
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  
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乎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  
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  
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術雖不與  
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  
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  
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不同其所以  
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  
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  
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朝臯不根持  
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

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  
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漢文帝

曾肇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  
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  
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  
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  
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  
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  
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  
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  
聚斂轉輸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  
其不動是故天下無遺佚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

可謂衆矣至一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尉羅網罟斧斤  
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覆卵知殺胎伐天皆爲之禁取之  
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  
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  
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  
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  
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  
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  
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  
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  
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  
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  
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

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率於不行  
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未技游食害農者  
蕃庶人牆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  
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  
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絺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爲  
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  
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  
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  
之賢主哉

諱言

張

未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  
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  
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闈而取其國天子自

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  
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  
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力此譬  
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  
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  
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  
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  
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  
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并  
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張

表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  
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官人擢禁

兵制天子樞密使以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  
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  
相幾二十年固鉅市權恩賢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  
祿山之亂補闕杜進宜持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  
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  
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  
戚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官官也而梅福劉蕡  
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  
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專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  
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知忠義之士也文  
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梅福李絳李處厚之徒猶  
數人公卿侍從之閭左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  
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

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一君於民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如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李郭論

張 表

李郭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狂

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豈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閱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驅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忠信其曾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變殺史思明此雖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敗也不然何以召而田承嗣之驟獨為焉

非伏英雄日勝其治軍王風伏子儀以子儀能使一光弼之實而不足余百殺史思明不欺主於德動則人伏以夫猶虜之信者市井道小矣嗚



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香不若以田理推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那吉

張

茅

那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空吳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遣賈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取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他入之力亦可以為微幸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微幸半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止少欺矣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多言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益以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兩不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臣豈獨憂邊

思職而已哉世人未有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那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那丞相恨也

秦論

何

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過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疆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蓋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去非人據峭函

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音下邳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停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強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騫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眾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定而

宗天下之勢足以為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則其之罪也夫秦沒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闔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音下邳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上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之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眾亦斂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費而天下之民無至於

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心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心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入至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也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入王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出以其如秦何哉

西晉論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必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遠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法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害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遠者其害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

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具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激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

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  
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  
奴之威會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  
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  
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  
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  
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  
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  
建南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  
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  
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羗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  
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晉而  
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匈奴

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氐也而居扶  
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白黎種族日  
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  
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  
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上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  
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  
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  
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  
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  
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  
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為  
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  
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

入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  
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  
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  
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  
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哲  
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  
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窮於天  
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刃至  
皆恬然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尔嗟乎為天下者無恃  
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

宋文鑑卷第一百

論

明皇論

楊嗣復論

察言論

偶俗論

義

公食大夫義

士相見義

致仕義

明皇論

後王戒太僕曰僕臣正臣若克正僕臣臣說厥后臣自垂臣備  
聖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實死也

崔

崔

唐

唐

劉

劉

崔

劉

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己若以天下為莫己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一亂之形成而卒以不勝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讓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奉臣至六上尊號蓋乎讓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指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燕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為誠爾邪直以為吾君好諛喜諛以故逢之也以為諛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待吾君而以號使逢之人君之

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為君也曰先帝詔書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諛子嗤也嗚乎蔽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揚 刪復論

崔 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蔽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而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去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諛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以而內損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

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勿賊二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怒存心而不生一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一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一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

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也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志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虛名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責善以惑時君以冀徵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誅死窮荒逢吉宗閔揚嗣復輩所以卒乎翔祥而得討五足怪哉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王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

義陳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不察也今天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聘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

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揚國也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効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相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閩俗論

唐 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疆國則其俗用恩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四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趨



齷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  
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  
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也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  
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無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  
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天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  
無有也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  
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趨一切辦治  
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  
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山山悉然則前此風俗實衰矣  
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  
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以死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  
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卜筮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  
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去心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

圍之帶高垣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  
之治未必德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  
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  
所服者日甚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  
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為善邪者可使為正今俗非  
有他也獨患爾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宮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  
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養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  
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  
弗勝其愛子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  
輕則卑之尸重則是以其責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

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  
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  
君子之意必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  
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  
於廟用祭哭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  
故神明之始也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  
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  
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  
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  
設饗然後于夫薦一且沮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  
設鉶於簋三以親之也賓編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  
膳庶羞為加勤也賓三飯飯梁以滑醬比君之厚己也  
賓必親徹古報之道也庭賓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

欲其加厚焉也公歸于賓館不敢廢庶羞二十其餘衰使人愛之者也敬之者也自取者使義一也未有愛之有不愛不敬不親之君則將飴焉唯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合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

敬

自天子至于庶人，必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曾諸侯土。卿羔，大夫鴈，士雉。曾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也。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事反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其食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以介。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相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取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

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未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適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

敬

自頃有司，隻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

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道之而以詔書  
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  
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  
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  
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杖之賜安車之  
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  
可困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言  
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業邑終其身  
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  
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  
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  
而祿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  
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

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  
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己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  
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  
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况士大夫  
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  
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  
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  
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  
恩徇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  
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己也非為  
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取也是以當  
若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誅發之猶  
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

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嚴於義必母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貧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天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被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察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誅則歐之以法歐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歐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歐也不已薄乎良亦出於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

策

內帑

叙燕

息成

兵制

根本

明禁

責臣

言治

明禮

去冗

內帑

田蔡蔡劉石石尹尹尹  
况襄襄啟介介介殊殊殊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  
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  
提國計之外不聞私積  
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  
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  
之主畜用而致然於德  
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  
窮履儉德過宣釀化終  
末年乃恃泰寧內縱本  
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  
以奉宴私明皇悅之治  
誠有意皆云不出租  
太子黃且亞劉資之徒  
但曹豎孰非王士經產難出悉  
推之以夫公調度所共皆有藝  
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  
之小用以此故有內外之異非  
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  
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  
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於理  
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遠乎  
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  
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  
為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  
侵牟黎元厚餽寇盜厥後章  
為貢奉曲折恩寵至於蔡

賈鬻之利以遷延察嚴級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  
流風遂而莫禦注以贊官為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  
嚴之論也 國守不開疆窮朔南建號伴周漢舟車所達  
上給中都而計司之司稽求繁廣研及圭撮歲求倍莖  
加以鳴社慶辰什八煙大祀冊禮昭緝容典交修九州之  
人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哀於公賦  
輸之內帑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美餘  
也往歲軍須不云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貸職掌  
之者旋復追索知遠之士咸以為非且王者之於貨財  
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內不足  
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極  
也施利澤者絲絲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因其  
資而騁嗜奔然兵驥武用既殫費不可已於是祭

羊孔僅之徒專以功而權能坐市販物鹽鐵鈔趾  
株送補郎之法必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洽  
著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集  
也靈帝之世多事而私藏中上方斂諸郡之斂諸郡之寶  
中禦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自為導行之費漢家業  
衰於此矣漢室出而爾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  
為私也章矣今必未能盡出所積以付道司亦當貶豐  
凶之年郵疲羸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俟乎下  
民寬饒大計盈公而然後內於別藏斂其餘訾亦不為過  
也抑又聖人大憲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  
書法蓋寶乎位則他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為私以  
是而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  
於萬嗣矣

叙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故  
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中  
敗異術大槩論其疆弱燕不能加趙趙  
敵唐二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危  
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中  
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上  
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細  
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  
百萬眾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  
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  
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  
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  
能自固以公孫  
亂乃并趙雖勝  
魏一則燕固不  
趙魏是燕獨能  
雖復三關尚未  
人叩偏師備禦師  
足以制虜明矣  
尺寸地頃嘗以  
其不戰然我眾  
矣故不戰未嘗  
爭地倚角以疑  
蓋兵不分有六

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招一也  
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  
儻北彼遂驅無復顧息四也重兵一  
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  
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  
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  
堅肥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  
魏燕商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  
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  
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  
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  
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  
黃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

衆則士怠二也  
主之三也六衆  
根本虛弱纖人  
改命貴臣監督進  
勿其弊是有六利  
本所有以奔之符  
任謀不在衆以趙  
我分而帥之將得  
系國安危哉故師  
八國有地千里師  
即守國之固也陳  
坦之勢也以天下  
坦之勢微幸於一

長隊正盛  
難民幸  
其賦無定  
西比數郡  
鄉兵之制  
莫共籍丁  
府兵上府  
饋糧常出  
然無水漕  
有益而無  
也成且備  
十億自靈  
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  
於底宗樂然若樂若樂若樂若樂  
易賦以泉石泉石者不見以五  
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以之當  
然止極數郡置府人下府已  
氏爲兵互入中府十府八府  
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乘我  
與年亦宜精實矣備其乘我  
之運所較亦不遇我乘我乘我  
但明也國家厚利莫入乘我  
且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  
此罷兵計數六日則世教





所以亟敗也假以 勇事言之若謂其將寇我境我之大  
將不計敵與寡之 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  
之不勝制令者曰 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  
已朝廷必薄其責 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  
朝廷誅其逗留議 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  
一城被圍不計受 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  
救之救之不勝 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  
死之而已朝廷 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  
城獲全朝廷必 也禦與救非必  
日禦亦戰也 策也夫禦與  
利也所謂戰者非 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

先計而後戰鮮 不勝矣不率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  
則中國之為守備 矣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  
所謂守者方面之 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  
守也今敵入吾地 不計緩急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  
計堅脆急緩而救 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  
潰于內失所以為 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  
望救兵之出蓋兵 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  
夫待之者不戰則 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敵比能守所  
以辨戰能戰所以 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  
者未之有也

根本

石介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而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  
也天下雖亂民心不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

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者民而已有  
民則有天下有國家者民則天下  
空虛不可居名號不守然則民其  
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  
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  
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  
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  
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  
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  
之奪漢然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  
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  
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  
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  
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  
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  
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  
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泚思明  
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  
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  
年

未叛也雖四夷之疆諸侯之位八  
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  
不能亡也莽等不日里雖以匹夫  
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  
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  
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  
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  
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  
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  
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  
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  
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  
雖匹夫也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  
也陳勝豪傑也黃巢英雄也伊尹  
呂望不忍紂之民塗炭奮於斲鈞  
起佐湯武放桀紂紂義勇矣夫黃  
巢何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  
天

下茲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茲雄有豪傑有義勇可  
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鯀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  
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  
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  
麀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忍哉臣  
觀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聖  
慈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擾也貢  
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兼并盛也游惰眾也  
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並祠廟省差役  
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止游惰謹求其  
而各著于篇

明禁

石介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  
酒茗皆有禁布綿絲帛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  
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其妻  
去其女去其織紵則不禁市有仁義則不禁淫  
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  
私僮也衣服踰制官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  
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  
貪於下則公道滅也

如是而不禁被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  
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  
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  
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  
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五凶而無悔土當  
棟撓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立不拯弱可謂君子  
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以勤勞日旰不食  
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用以  
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  
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塞君命而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

醫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  
不若服輕絛謂  
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  
謀策乃稱才不  
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在  
事上以罔於君  
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以  
安無事乃將乃  
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  
積貨不知紀極  
飽而嬉醉而眠間則陳功勞叙闕闕於  
材能薦智略恨  
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  
稱任病不在事  
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  
入則曰臣病臣不  
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  
多不肯行嗚呼  
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况聖君英威處武  
仁行如春義行  
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  
以使臣也天子  
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鄉大夫  
之辱也又曰主  
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  
四郊多壘則曰

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  
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  
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實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財當  
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言治

劉敞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  
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徇於理治之  
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  
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為政仲  
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  
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宋之  
興刻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古以鞭扑救贖為治而天下  
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而漸于海內被于流沙外無

疆禁之虜內無羣盜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有  
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  
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踈矣  
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誼之策而匈  
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脩睦附疏柔  
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踈者乎從此觀之  
為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  
足專也故自詩書禮樂詒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  
迹者也忘言而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  
所能見也

明禮

蔡襄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  
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

至晉日用下支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  
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者  
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 宋興  
五十餘年 太祖 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 真  
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  
仁宗皇帝好生恤刑厚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  
尚專用法法者網羅四迴答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  
之冠婚葬喪禮之大立有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  
之遺文而喪禮盡用經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  
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  
等夷便而易行遠罪必有刑之一途也

去冗

蔡

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迺其族屬幾何

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儀復用幾何度其家  
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  
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給不知也樞府不知  
財用日月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  
歲了一歲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  
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量所出 陛下未得高  
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為大其次又右官冗今日且以轉官  
一事言之 太祖 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民  
譽則授任其人莫不勸然以孤法守常之人湮沉不  
遷者有之 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  
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只既久漸以成俗雖  
有長材異能出眾入者有小遷則去可遷也但能飲食  
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

弊也 祖宗時知監郎中無十數人 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 天下州軍三百餘處 合入知州 軍凡軍幾何人 局少員多 每至除待闕 須一二年通判 知縣之類 率皆如此 真宗時 選人磨勘 有遷京官者 有不遷者 仁宗時 但無過冬 無不轉官 官冗如此 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 法冗百端 此二者最大願 陛下熟思之 漸求消冗之說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 策

原賞

禮法

資格

嚴宗廟

擇使

節儉

策略

決疑

原賞

蔡

鄭

孫

孫

孫

錢

蘇

蘇

蔡

襄

解

洙

洙

洙

彥遠

軾

軾

襄

古之所謂賞者 有大功則賞之 庶在 死若前死 有策退 生有身雖小 功必賞 以其履死地也 臣一切務賞



何謂賞所謂罰者是也守土之臣刑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勸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敘生民之財以錄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年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心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剛獎可漸罷之以正官立之法也

禮法

鄭

解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王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

而今之浮屠之廟羅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為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吹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此則

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為夷矣古者為之衣冠以莊其瞻  
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  
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  
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一婦則有父子則有  
君臣男主人女主人內父慈子孝天子立尊臣北面而  
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  
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  
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為之酒醴牢牲邊豆  
鼎簋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為葬一歸之浮屠  
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為不孝也習  
成俗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咄咄告此則變吾之  
喪葬之禮而為夷矣故自古聖人之曲禮皆為之記今之  
幾何其為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

將探簡編筆擇書之不暇而天下方以江然不為之怪朝  
廷未嘗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以今或四夷之人  
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之共以防捍之見一  
虜天一獠民必擒俘之束縛之而加以誅絕焉彼之來小  
不過利吾之囊篋困害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  
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一措東縛而加  
誅焉反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  
國聖人之禮法其為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  
莊子所謂盜鈞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天勝火者  
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  
朝廷救物博辯學之士制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  
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  
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為浮屠氏之說又

何從而變哉

資格

孫 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  
 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譽舉也  
 辟者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  
 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  
 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  
 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  
 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  
 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銓選失之  
 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夫  
 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  
 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

職業之廢於  
 資格也民之  
 以抗弊百吏  
 之救者皆皆  
 厚其人將使  
 者非以獨樂  
 而取貴仕君  
 者役者皆於  
 下者資格闕  
 力不足以盡  
 所求非所任  
 官者資格未  
 也亦有司職一  
 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懇矣其甚者或  
 官者資格率之也士之虛為廉鮮恥者多於  
 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  
 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  
 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  
 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  
 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  
 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  
 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  
 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  
 其位增累攷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  
 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  
 下也今夫計歲闕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闕  
 也

懷黃教而器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二幾耳  
故曰士之宜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  
滿矣又去而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黜虎吏刺牙  
而食於民賤者斃死於嚴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  
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  
法起於後細如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  
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  
過數十年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分  
資格之弊也然受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  
往者不知止不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  
制頹爛決決頃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  
之者意愚而廢滯者也使之者老而庸昏者也而於  
天下國家而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

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  
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矢坐廟  
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善  
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  
急誠宜大變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  
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  
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  
賞聞也

嚴宗廟

三皇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  
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  
伏思之切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  
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  
初祠禘嘗禘禘  
則水不潤下  
益變異其大臣  
四時之祭有未  
初祠禘嘗禘禘

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率牲執鸞刀以割冕而摠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以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為也唐之禮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闕帝王之禮者一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莫之行者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有司攝事子未嘗親事也在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

神御殿酌獻一歲禘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祠三歲郊見而才一至也豈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則犧牲醴酪

或不能致其潔齊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 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 祖宗之廟也與其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天下也臣切思 陛下至孝蒸羔非不能也直以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 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 國家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為異則內外厚奠齊賜百官過幸增秩蓋 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官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國薄不設如唐之禮享廟

拜陵皆用小駕今日一如常日行幸 龍每歲神御別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宜之廟前期齋於 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太廟親享七室以盡 陛下 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 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 祖宗唯享 陛下之誠百姓唯樂 陛下之孝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 陛下起百王之廢 典紹三代之墜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 答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 者由 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擇使

孫洙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 問歲至日窺吾

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一龍警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一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後繫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一以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致一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削黜一大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一鬱鬱俱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一蓄一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一而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暗不敢高吐氣一世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跟笑呼妄詆一里為黠虜之所嫻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一口心怪也至於鬚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一巡狂王人屢省而蹇仰

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一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切羞之昔漢一鄭眾不忍持大漢節對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席一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一凋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矚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一辱之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一門則機事之會聞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一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一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

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疆胡  
之氣譬說禍福以厭抑貪狼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合  
者無法以繩之其有大過類可閱略使得馳騁辯博  
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數儉

錢

彥遠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藩飾備味極盛勢適當然豈  
過自刻損稱為儉德蓋去泰其屏奢後之為儉爾一人  
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恥費數朴浮器輕為無  
所售利農夫工女完固充給我太祖太宗知稼穡  
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今郊朝大禮陳國初器械車  
服堅樸素質至其餘可追驗矣先帝雖據太平全盛  
之實然儉節聖躬嘗見內直黃門公錦衾命紫綉代辛  
西京時續御食品准從駕羣臣大禮間欲禁塗金飾下

詔自乘輿始暮月遠通杜絕化之之誠者若于今稱道

陛下嗣位音樂宮室車馬工所加近歲差踰前臣疎遠

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為玩好頗眾北門內作

工雕鏤鎔治刻削幾千人復以太官調絮籠略就近署

私立饗饗後苑置酒府醞釀其燕脰之須宮中發取市

物百費震動掖廷親戚亟齒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

數者皆無益睿明臣料此誠右佞諂恐天聰納諫切

屬兢兢畏天下過已始相與心惡先意隱屏為此快一

時鈔圖少頃允說賜予放宮心溢源發有漸殊不知暴

於外則愈損美德謹按禮王上皮弁以食重身防微故

有和食醫嘗食監失餘環職刑而別庖所薦異內羞

正饌旋取區肆間或非時珍惟不問從出不思時禁止

小使三數人充其事陛下女自輕飾焉奈宗廟社稷



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四方回首易聽取為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已溢經曰上好是下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耀以技巧聲色狗馬或竊畜尚方器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富商豪族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貧游手益衆猾細乘作活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昏盛令心驕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通臣安危所託使昏且驕後何望邪昔秦王責范雎以楚鐵劍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夫倡優巧拙小節也古人用規勝負況奢儉乎使工八下聞之可也四夷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中相若呂端李沆舊第存焉窮辟庫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蓋當時法令肅而習尚正也故衣弋絺焚雉裘裘是廼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亂所繫迺深天絕稱儉示後世 陛下宜

法列聖成績歷攷三代所以祖  
罷揚還有司抑減內寵之勢其  
不命以要官劇職諸郡國織靡  
纂奇器斥破撤藏有金銀飾者山  
然穆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濫樂  
聖人之心垂精勤勞興亡之際君  
有恃榮河近遠惡未悛者嚴刑  
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羈  
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  
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思  
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  
其有不忍叛之心何

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待公卿以有其天下  
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  
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  
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  
嚴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  
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所容其不肖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  
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此術以至於與沛而不悟豈不悲  
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戩天下者器也天子

者有此器者也器以不用而置器以不用則器與人不相  
習是以杆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  
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  
懼其一旦至于杆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  
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  
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  
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未也  
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  
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  
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杆格而難操也及至  
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  
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

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如仇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心依傍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天下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平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甘嘗試齊戮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致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于

深宮之中而粗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慮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必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無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綠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又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

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日曰左方處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所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曰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無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俾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庭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必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之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孰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而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一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一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

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改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滯。漢唐之弊患法不明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而用之不密使更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相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府思還冀州請於猛曰速裝行矣至暮

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至多而謬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專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新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

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  
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  
不可勝數也故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  
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  
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晏游如  
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  
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  
昃而論始室之呈書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厲精  
莫如自上率之則壅弊決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

文鑑卷第一百四

策

勸進

蘇軾

師友

王安國

舉士

王安國

臣事

蘇轍

民政

蘇轍

執原

李清臣

明責

李清臣

勸進

蘇軾

夫民相與相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  
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明有喜相慶死喪相  
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

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  
法令峻急使民垂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許之  
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  
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  
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  
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亡以自存嗟夫  
秦漢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  
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  
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  
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  
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  
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  
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  
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  
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  
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  
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  
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  
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  
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  
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  
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  
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

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始古之以遠者有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助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出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

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者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王

安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慮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



侯則尤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  
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惻愍以求於下而下之  
自重不可以誦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驚上哉蓋以為所  
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  
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  
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  
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効也  
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  
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  
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  
誦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絕  
師友之道遂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  
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

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  
効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舉士

王 安國

朝廷間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  
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廷公相百  
執事之選舉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然者夫待之  
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  
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曠昔而一日使之  
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  
矣情游苟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華之士馳騁上下  
有司以一吏誰何於前而聲聽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  
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穀而  
不欲寬以繩墨率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

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能操以廉恥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爲天下之用而徒以弊學者精銳之志限以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謬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勤沮而無以抑其求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敝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姿而所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擢拔名數難其中選未嘗或其一言

之効而卒所以得者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敝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諭也議者方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蓋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常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何爲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以用不學之人又況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已豈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於此然亦取辭而已而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所遺逸以今觀之其甚矣其甚則患夫有道德之士往往求舉而僥倖以爲貧

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為有司之罪而今之  
操陞黜者反咨嗟嘆息以為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  
何為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  
而歸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  
一時之盛能相與搏盡羣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何患  
乎不可革哉臣以為宜使為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古  
今之治亂而使傳經以對反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其  
詩賦賢良茂才宜罷勿試教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異  
者舉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  
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而其下則使內外之官辟為其  
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廷馬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  
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  
也此庶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康恥而使其不

自列也則宜教內外設鹽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任  
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  
以為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惻惻不倦之意而  
討論已熟為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  
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天下  
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  
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  
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  
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  
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

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  
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  
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  
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  
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  
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  
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  
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  
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  
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分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  
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子  
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

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  
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  
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  
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  
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  
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  
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  
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  
此乃所以潛漬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  
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  
心而不能辨其邪正且以喪亂相仍而不悟可足傷也  
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  
師至使丞相太子相

所往而前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  
護太子以待上之意以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  
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  
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  
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待重  
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  
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  
能知其果無有也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  
於法禁太密一舉一動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  
其意之所屬是以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  
律之外以安天下而不敢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  
法使大臣得有以而不敢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  
相至召天子之法

一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

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  
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齊 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  
無與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與農之事皆不得其當而  
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  
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  
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以收其兵疆而費不增役  
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一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  
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以收周衰井田破壞陵夷  
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比日民之所自有天下之  
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以而不任之以死傷戰  
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

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田  
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比  
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  
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  
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  
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  
之而游惰未作之民亦不免於  
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  
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  
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  
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  
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  
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  
而天下之役凡其所  
出於民當此之時民  
曰庸租者地之所當  
當役也故使之納粟  
兵之調歲役其力不  
此三者農夫皆兼爲  
調運重漕遠天子不  
而不役者當帛六上  
有養兵之困而無與  
兵不待天子之發然  
也及其後世又不能  
天下非有田者不可  
走之用而不與天子

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  
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  
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有力役之兵其所以  
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  
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  
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  
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  
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  
之際挽車舡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  
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  
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  
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  
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

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  
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  
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  
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  
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  
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  
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者雖能使  
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  
人皆知爲農之不備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  
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  
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  
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  
供億其上此又可繼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

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  
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四稅者而兵役之  
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

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  
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  
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  
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  
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  
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  
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  
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  
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

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二十六

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功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軍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坐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閑心恣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皆大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旌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古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園兔之毛也



數頓關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隨壞也朽壤生乎出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音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其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利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畜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則

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也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在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植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各勢原

明責

李 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蔽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刻當世之弊致

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  
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田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  
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出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  
才則多蔽又如前所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  
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阻以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  
時而蔽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  
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人也夫用賢而非其道  
則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懦循縮而亡能為矣則以謂  
無人焉此可為悼嘆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  
不視始責大而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  
効心至而功未至則真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  
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極浮語  
而不究實用雖有搜於八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

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墻  
而云矣惟固已持祿辭  
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  
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  
其人而不能用其人  
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  
任之以天下之責拔  
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  
一夫而加之萬眾之上  
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  
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  
豪強沮服盜賊不作百  
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  
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  
畦壟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  
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  
憤者半途而氣折大臣攝怯小  
靡日入於衰蔽其所以然者有  
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  
為輔相非求其謹縻而無過將  
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  
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  
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  
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  
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  
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  
使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

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爲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爲宰相之罪糾刻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爲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腐厨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未未嘗以變夷驕橫兵氣弗強爲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囿縛文法之所躡躑躅抱才負志不得有爲而老死沉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且爲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爲賢而嫉夫敢爲者以爲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

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史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爲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實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也凡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竇儀

祖宗配侑議

宋祁

郭積不為嫁母持服議

宋祁

請置廉察能轉運議

黃亢

為兒後議

劉敞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面議

韓維

南北郊議

陳襄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竇儀

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勅節文御史臺太常禮院

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爲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問者臣等今詳東宮三師爲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勅合爲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案周官先叙六官又準六典尚書爲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爲首則僕射合爲表首一也又案唐會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頒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爲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爲表首三也又準故事僕射是百寮師長即無東宮一品爲師長之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四也又準晉天福二年敕節文今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

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爲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見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爲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傳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宮一品在前不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求宰相之次爲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爲尊二品爲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內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爲黜官丞郎入卿監是也從四品入五品爲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入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

五博是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品爲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繫君臣之際可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或品位懸貌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獎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爲準臣等答曰近敕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引故實敕文當時與今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又議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答曰此官崇重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冊具在公參之禮立朝之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爲表章獨以一人結銜爲首具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統文武衆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宮臣難以爲首若援引依

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云表首之人近亦曾有三少臣等答曰今爲在朝見有僕射表首難定宮臣歷朝典據分明都未不取近或重輕顛倒却引爲憑脫或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爲重但只據品而言則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今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敕及諸故實并今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爲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紀一則遵歷代之楷模免至鑿空驟從臆說俾其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

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祔之嚴合昭穆之經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襲大猶不得與祖宗並

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 皇帝陛下躬孝治發  
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  
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據懿  
鑠闡孫謀將以膺合靈心垂榮典極非臣等孤陋所能  
及已竊以 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敷燮伐  
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輿右因蜀  
壘湘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  
更生卜年長出丕闡洪業 太宗皇帝 敦 受具璽席  
運下武曩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  
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播  
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 真宗皇帝  
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  
天作聖遂考夏諺亂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翁受瑞

福普漫黎元肖翹跋行四內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  
洪惟 一祖二宗之列 歷代選賢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  
湯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  
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 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  
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 我皇伯祖經綸妙味遂有  
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 皇祖勤勞制作 皇考財成  
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  
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哀對先謨本之  
周道克厭典禮昔 太宗親郊奉 宣祖 太祖配焉  
真宗肇祀奉 太祖 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  
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  
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  
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通追

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音  
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  
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  
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  
太宗高宗同配昊天 貞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 太  
祖 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  
則至日圓立仲夏皇地祇配以 太祖孟春祈穀夏雩  
祀冬祭神州配以 太宗孟春感帝配以 宣祖季秋  
大饗配以 貞宗伏請皆如禮便 陛下重宗祧之事  
鑒照前載抑畏虔摯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  
用敷罄惟聖心財鑒謹具議狀奏聞

郭積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

祁

臣竊惟禮者敘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

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  
尊有所由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  
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積生始數歲  
即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積榮孤苦以訖  
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積一身  
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積乃  
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  
衰杖者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  
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  
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未非於郭偶  
而積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  
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元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  
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



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積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誼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彙經代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傳令詳議其郭頊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洪規

請置廣察罷轉運議

黃亢

惟王建国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之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網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類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

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惣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責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為是邪為非邪

為兄後議

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

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弟取故不以諸父爲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戕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後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

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

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  
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  
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  
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  
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  
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  
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  
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悖  
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  
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云云也若不以昭穆格之  
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  
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  
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

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志生悖  
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  
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也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  
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以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  
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也自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  
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  
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堪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  
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  
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  
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  
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  
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  
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諛時君之

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今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漢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子者皆如親子也人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

爲帝后皆

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

朝法況前

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

母后或出

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齒未衰深惟宗廟

之重祖承

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

大業親爲

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漢安

懿王雖於

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

以負之德

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万世相承者皆 先

帝之德也

臣等愚賤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崇奉漢

安懿王典

禮一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

國極其尊

榮護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

封大國太

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廟議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

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  
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  
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  
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  
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  
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  
不敢壞大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  
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  
若三相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  
別也公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  
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  
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  
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配祿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

若大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  
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  
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  
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為無所興也則正考父作頌追  
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  
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  
卜子夏左丘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  
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  
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  
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大  
祖皇而壽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

尊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 宋太祖無少議者 信  
祖雖於 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  
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  
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義未有以相  
尊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  
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公所以奉 祖宗者在一  
堂之上西夾室猶處 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  
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 信祖東嚮禮無不  
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  
同也

南北郊議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

皇奏之六 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立奏之 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未  
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  
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 圓鍾  
者以其陰氣潛明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  
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  
也四二之 變 函鍾為宮太 變 函鍾為宮太 變 函鍾為宮太  
又六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  
之以血祭沈 祀臨辜祭其在地者以而黃琮禮之皆所  
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比二  
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  
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

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  
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乎帝  
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  
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  
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  
先天皆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  
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 陛下恢 五聖之述作舉  
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  
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禮  
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未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  
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  
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  
祀伏請 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

方立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謂所大者正也  
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  
近黏諸殿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  
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  
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  
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  
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下亦可  
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  
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  
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  
謂法歟復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  
惟 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  
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

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祭  
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  
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祗以迎至和格  
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



